

劳模是“!”,这个承载着浓烈感情的符号;劳模是“火”,带着独特智慧,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;劳模又是“道”,以自己心血和汗水为轨,推动着一个时代文明和道德的脚步。让我们走近劳模,听他们讲述劳动的故事——

劳动,让生命更有力量

我是电焊花木兰

□ 易冉 口述 李万祥 整理

2000年,我从武昌技校焊接专业毕业参加工作。当时,我所在的底架转胎班,是车间劳动强度最大、焊接量最大、人员最多、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典型“苦、脏、累班组”。每人每天的焊接量是125米,20公斤一盘的焊丝每天要消耗一盘半才能完成当班产量,有的男同志下了班都累得跟散了架似的。记得当时正值盛夏,我每天都是裹着一身浸透汗水的工作服回家。

后来,随着中国南车走向国际市场,我们企业所获得的国外订单越来越多。可是,这些国外订单都必须经试制成功,得到外方监造认可才能批量生产。

老师傅们常说,试制新产品不但要技术好,更要下功夫、花力气。实践中,试制时出现的技术难题很难预料。为了扫除批量生产的技术障碍,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当时,我主动请缨,经历过多次磨炼之后,逐渐地就成了每次新产品试制的“必点之将”。

记得2012年的一天,正好是我轮休,突然接到车间技术攻关的电话通知。匆忙从市中心的家里赶到生产现场时,我看到在场同事都在那儿站着,不敢动手。后来才知道,因为试制的澳大利亚PN煤车结构复杂,起码有上千条焊缝,密密麻麻。

俗话说,“技高人胆大”。了解具体情况后,稍作分析,我便毫不犹豫地电电流调到140A、电弧电压19V,用小月芽形的摆动手法开始施焊。经过在生产一线通宵作业,焊完后的试制品经超声波探伤检验完全合格,双面成型非常均匀,完全符合外方监理的质量要求。

于电焊工的话,既要能吃苦耐劳,还要有悟性。其他电焊工要学习三个月才能顶岗,我只用半个月就能上岗了。

别看我长得秀气,但要说吃起苦来绝不含糊。参加工作不到半年,我被选派到电焊骨干集训队,师从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。在集训队一年的日子里,我通常是上了晚班后一大早就赶到培训基地上课,苦练气体保护焊、手把焊硬功,焊接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最终,在当年的技术运动会上,我以厂级比赛史上最优异的成绩一举夺冠,被授予电焊铜星。在后来,我一鼓作气连续两届披金挂银,实现了别人需要攀登10年以上的金银铜星“三级跳”。其实,这些成绩都不算什么。因为我深深地知道,成功的经验源自细心的积累。从走上电焊这一岗位,我便立志做一名优秀的电焊技师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在23岁时便成为南车最年轻的电焊技师。3年后,我又是一举成为当时南车最年轻的高级电焊技师。8年时间,从一个普通青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师,这期间付出了多少汗水、吃了多少苦,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

2009年9月,我撰写的论文《运用ERP助推技能培训》在国家级核心期刊《中国培训》发表。就在当年底,我又幸运地成为中国企业顶尖的国际焊接技师队伍中的一员。

2011年9月,中国南车派我参加在德国吕内堡举行的“嘉克杯”国际焊接大赛。由于准备充分,我在这次赛事中获得了唯一特别奖。当时,我被德国媒体亲切地称呼为“电焊花木兰”。

“互传技艺、共同提高”,这是我们株洲分公司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的优良传统。虽然工作才10余年,但是我的“徒弟”已经遍布全车间,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教的。队员之间相互切磋交流,共同提高进步。

常听人说,现在是竞争年代,想要独当一面,就要有别人没有的绝活。如果把自己的绝技传给了别人,就会造成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的悲剧。

但是,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对于同事,我愿意将技术倾囊相授。干优质活是员工送给企业最好的礼物。不光自己要干出优质活,还要发挥传帮带的精神,让大家都能做出优质活。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越来越好。



十年辛苦,刹那欣慰

□ 白芝勇 口述 陈 郁 整理

测量工作在工程建设中,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。方向盘指的方向对,工程才能不出偏差。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脚和仪器丈量着中国道路一步步向前,为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

心生爱慕

一定要做测量工作!一定要在测量上作出点名堂来!

1999年,从兰州技校毕业,我被分配到中铁一局五公司工作。

我们单位有个传统,刚分来的学生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工班体能锻炼。我被分配到钢筋班,每天拖钢筋扎钢筋筋,累得筋疲力尽。

可也就是在此期间,我接触到了测量工作——有时,我们要协助技术人员在工地放线测量。看着技术人员摆弄着金贵的测量仪器,我的心里好生羡慕!

后来,我听说,测量工作在工程建设中,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。方向盘指的方向对,工程才能不出偏差。比如在铁路隧道中,隧道在哪儿开挖,走向如何把握,双向开挖的隧道能否“无缝对接”等,都必须靠精准的数据说话。

一下子,我对测量工作产生了兴趣。没想到,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比比划划、测测算算,竟然那么重要!于是,我暗下决心:一定要做测量工作!一定要在测量上作出点名堂来!

不知道是不是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,反正,后来我就真的被分配去做测量工作了。

正式进入精密测量行业后,我发现,自己对测量仪器的使用、测量知识的系统掌握、现场测量技术难题的认知和解决能力有着先天的缺陷和明显的不足。

怎么办?只有学习!为了尽快掌握测量仪器,每天下班后,我都把水准仪抱到办公室,利用地面、椅子、桌子形成高差,用钢卷尺将高差量出来,然后用水准仪去测。我相信,熟能生巧,把技能变成本能,练到“人机合一”的境界,自然就会有工作的高效率。

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操作,我慢慢找到了手感,也对仪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与掌控,最后,我真的练到了信手拈来也能准确无误!技能最怕生疏!所以直到今天,我都一直保持着这个自我训练的习惯,在工作之余,经常背着仪器随时随地反复练习。

琢玉成器

必须不断学习,只有学习才能进步,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直站在专业的前沿。

英语是我的弱项。刚接触到进口的高级测量仪器时,我真的傻眼了:看不懂,更别说操作了!

没办法,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——先对照说明书,然后查字典,弄明白每一个操作界面上英语单词的意思,把英文和译文都抄在一个小本子上,揣在兜里,只要有时间就背着仪器出去练习:对中、整平、观测、记录……一遍又一遍,有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虽然很枯燥很无聊,但是天长日久,当把这些仪器精熟于心、烂熟于手的时候,就好像这些仪器已经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,闭着眼睛都不会操作错!这时,心里就觉得,当初,即使再辛苦,都是值得的!

为弥补理论与知识上的欠缺,我买来《控制测量学》、《测量学》等专业书籍自学,并参加了成人高考,被石家庄铁道学院交通土木工程系交通土建工程专业录取。通过系统学习,不管是电子精密水准仪、光学精密水准仪、全球定位GPS……我都能熟练操作,而且还能对这些精密仪器进行常规检校。

参加工作十五年来,我从不看电视、不玩游戏,因为舍不得那些时间。有时野外一天工作下来,疲惫不堪,可我还是要坚持看会儿书。必须不断学习,只有学习才能进步,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直站在专业的前沿。

至今,我先后参与了30多条铁路、公路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线路复测、工程精测工作。在武广客专浏阳河隧道施工中,使用普通陀螺经纬仪、铅锤仪联合定向的简便方法,我成功解决了浏阳河隧道3#竖井长距离开挖正洞高精度贯通的施工测量难题,提高了横向贯通精度,节约测量成本40余万元。这项成果被命名为“竖井定向测量系统应用技术”,并获得了2010年全国第三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,现在已被广泛应用。要是不学习、不钻研,哪能取得这样的成果?

收获满足

伤口沾水感染,痛得我彻夜难眠,只能用白酒暂时消炎,第二天,照常起来工作。

干一行,钻一行,更要爱一行。我和同事们总结说:偶尔一天在野外,那叫踏青;偶尔几天在野外,那叫旅游;一年365天有300天在野外,那叫“搞测量”。

作为工程施工的先遣部队,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是不用说的;居无定所,住小旅馆、老乡家,甚至是废弃的窝棚,是家常便饭;吃咸菜、啃方便面,甚至饿肚子,饥一顿饱一顿是寻常事。白天外业辛苦一天,吃完晚饭后马上又进行内业整理、复核、计算数据,有时凌晨一两点才能上床躺会儿,第二天照常出发……真是受了许多苦,遭了许多罪。不爱这一行,没有理想,没有甘于奉献的精神,还真干不了!

2004年5月,我做完阑尾手术不足十天,就赶到西汉高速公路进行工程复测。西汉高速公路是西安到汉中的交通要道,因沿途都是崇山峻岭,高速路只能像灵蛇一般,沿汉江蜿蜒前行。为了能按时完成测量任务,我和我的小分队只能在汉江及其支流的两岸间不断地来回往返。一次,在穿过汉江一条不知名的支流时,为了节省时间,大家都趟水过河。在两个石头之间,我实在是太累了,结果,没有跳过去,一下子掉进水里。伤口沾水感染,痛得我彻夜难眠,只能用白酒暂时消炎包扎,第二天,又照常起来继续工作。

2008年夏天,上绕至武夷山的高速公路做测量时,为了躲避毒蛇和蚊虫叮咬,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里,我和队员们穿着长袖长裤背着重达15公斤的测量设备翻山越岭。可即便这样,还是被毒虫叮咬得不轻。晚上,被毒虫叮咬的地方开始发作,奇痒难忍,实在忍不住了,就拿热水烫发痒的地方,为了让皮肤麻木一会儿……

真是苦啊!有时候受不了了,也会发狠说,再也不干了!可是第二天,照样个个背着仪器上山,没有一个打退堂鼓。工程都等着我们的数据才能开工,这点苦算什么?

不过,尽管受了许多苦,遭了许多罪,但是,当看到一座座隧道顺利贯通的时候,当一条条公路、一条条铁路通车的一刹那,我们真的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,觉得自己曾经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得到了收获和满足,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,我们为此感到自豪!

人家说,梦想有多远,路就有多长。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脚和仪器丈量着中国道路一步步向前,为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

最美收获



这位苗族妇女与丈夫合力收拾了一块田里的稻草,丈夫赶着骡子运回一车,剩下一点自己用肩扛回去。今天在北京的女儿带了男朋友回来,她要早点回去做饭。前面的路上有辆卡车开过,扬起一路灰尘,她停顿片刻,回头瞬间让我发现了一种劳动的美感。

寸 心摄

农 事



二十岁出头的于远生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做了个小白领。在几个姊妹中,他从小的学习成绩就是最差的,但所有田地上的活计他都能触类旁通,对于现在的农家孩子来说,这是值得欣慰的强项。每到节假日,这位好帮手一回家就能让父亲感到轻松了许多。

蒋新军摄

擦 拭



系着绳索的“蜘蛛人”在小心地清洗着合肥美术馆的外墙。这个建筑物被人们被称作一堆火柴棍,像是被人从天上扔了下来,散落在地面上。对于这位正在洗刷蒙灰的玻璃的工人来说,他需要的是玻璃的透亮。

草帽车摄